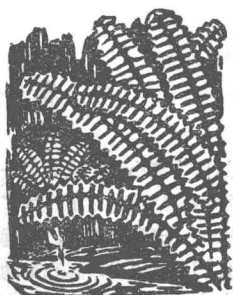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river or stream flowing through a landscape. In the upper right, three figures are on a raft, using long poles to navigate. The water is rendered with green and yellow wavy line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large, dark blue, stylized leaves or bamboo stalk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Chinese book cover art.

珠碧江边

张 枫



珠 碧 江 边

张 枫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这部中篇小说，歌颂了一群建设海南岛的青年。

海南岛某国营农场，为了建设的需要，派转业军人石头带领一班青年工人，到远离场部的珠碧江边去伐竹。他们意气风发，忘我劳动，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终于战胜了裹在荆棘丛中的顽竹，征服了穿山越谷的放排河道，同时教育、团结了个别思想动摇的同志，每个人都得到了锻炼、提高。作者着力塑造的石头、猛子、程根娣等先进人物，形象鲜明，令人喜爱。作品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富有海南色彩，颇能引人入胜。

珠 碧 江 边

张 枫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光孝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證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粤中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 10111·723

书号: 2358·787×1092毫米 1/32·5印张·2插页·100,000字

1965年11月第1版

1966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101—45,100 定价: (6)四角二分

海南島的西北部，有一條清澈美麗的珠碧江，蜿蜒在儋縣、白沙兩縣的交界上。江水沿着陡削的山勢，由東而西，象一條青龍，呼嘯着沖過重重溝壑，莽莽荒原，從儋縣的海頭撲入北部灣。

提起這條江，也不過百多公里長，夾在荒山野林里，並不起眼，究竟“珠碧”二字從何而起，也無從查考。千百年來，她默默無聞，嗚咽西流，正象那黎、苗、漢各族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說不盡的辛酸，流不盡的眼淚。眼下不說過去傷心事，且說解放後黨和毛主席的光輝象一輪紅日，照耀得沿江兩岸，金光閃閃。尤其那花團錦簇的十多個國營農場，更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增添了色彩。珠碧江恰似一條銀鏈，系着這一串光芒四射的金鈴鐺。只有在這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珠碧”二字才恰如其分。

建設這些農場的，有知識青年，有歸國華僑，有成千上萬的退伍軍人。他們懷着滿腔熱情響應黨的“建設海南、保衛海南”的偉大號召，高舉紅旗，披荊斬棘，開荒定植，不畏艱險，戰勝困難，為黨為人民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的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在這些農場建設過程中，英雄事迹，

何止千万件，要讲英雄故事，真是花开满园，不知该选哪一朵儿。作者仅把身经眼见的一件事儿，介绍给同志们，也不过是从一滴水望大海的意思。看看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地劳动；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你道是哪一件？这件事就出在某农垦农场的糖厂基建工地一个伐竹班里，是一九六〇年的事情。

一

长岭山下，丛林中间，一片新盖的茅草房，在烈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是农垦农场场部所在地。这儿原是一个荒山坡，如今砍去灌木杂草，留下荔枝、菠萝、芒果、槟榔，盖起草房，立即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居民点。这儿是向荒山进军的司令部，指挥员们从这儿向各路人马发号施令；全场上万职工仰望着这儿；拖拉机、汽车没日没夜地吼叫着在这儿来来去去。荔枝树下没有散步的闲人，人们干什么都是奔跑着，可见战斗的紧张、情绪的激昂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程育才同志，正在会议室主持党委扩大会议。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两鬓斑白，但体格高大，面色红润，一对慈祥的眼睛，使人觉得亲切温暖。他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战斗过，又经历过抗日战争、第三次

国内革命战争。解放以后，东北、西北、内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为建设农场、马场和工厂付出过辛勤的劳动。一九五九年，他又率领成万复员、转业军人进入海南岛，为开发祖国宝岛，日夜筹谋划策，开荒，定植，修建工厂，在方圆数十万亩的荒山野林里，掀起了火热的生产建设高潮。他最近上北京总后勤部汇报工作，送批了农场十年规划，昨日晚間归来，今天一早就坐到会议桌边了。

这时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程育才同志一面挥着葵扇，一面说：“最后一个是关于糖厂建设问题。部首长认为，这是考验我们能不能踏踏实实贯彻毛主席所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这我在电报里都讲过了。这个日榨甘蔗五百吨的糖厂投入生产，部队有了糖吃，就可以少向国家要；再说咱们成千上万的职工每月工资二三十万，热带作物要七八年才能有收益，这七八年要部里投资多少钱？”他说到这里，热情地看看每一个人的眼睛，喝了口水接着说：“如果今年种一万五千亩甘蔗，明年三月份糖厂投入生产，就可以出三、四千吨糖，有二三百万收入，两年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用部里投资我们就能把橡胶养起来。这叫做‘以短养长’，是自力更生的具体表现。”说着问生产技术处长：“刘处长！到昨天为止，甘蔗种了多少？一万亩？好！好！就这样，要坚决完成。这次我到广州，省委对机器设备、安装工程以及厂房建筑技术方面，给了全面的支持，大批物资都在起运了。区党委、儋县县委在各方面也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砖、瓦、石灰、木料、脚手架材料等，还要我们自己动手，就地取

材。”說着他扭頭看看旁邊正興致勃勃聽他講話的基建工地主任李一鳴，說：“你簡要匯報一下，材料籌備工作進行的怎麼樣了？”“石灰、磚、瓦已經開始燒了，”李一鳴操着海南普通話，一邊翻開工作日記，一邊回答，“伐木隊已經上了馬嶺，至于腳手架用的竹子，珠碧江兩岸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

“哈！有你這個活地圖，當然了如指掌了。”書記輕鬆的話語，使一些同志發出了笑聲。

為什麼程育才說李一鳴是個活地圖呢？因為這李一鳴原是琮崖縱隊的一個連長，在這一帶和日本鬼子、國民黨周旋過七八年，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莽莽山林，到處都有他的足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一九五四年轉業到地方，此次建場，區黨委特地派他來支援建設的。他四十來歲，國字臉，濃眉大眼，鼻大口方，給人一種英武的感覺。

“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李一鳴說，“上珠碧江砍竹的任務，還沒安排下去。”

“有什麼困難？”書記問。

“這兒的竹子滿身都是刺，不好砍。去人多，浪費；去一個班，幹部又抽不出來，沒有幹部帶領，恐怕完不成任務。再說工地上的一連的六個班，都搶着要去，所以還沒有決定。”李一鳴說着把幾個班寫的決心書掏出來放在桌上。

“一定要幹部帶領嗎？”書記問。

“沿江要上行十來公里，離中心區太遠，任務又很艱巨，我怕……”程育才不等李一鳴說完，插進去說：“依我看不用幹部帶隊也行。咱們的幹部從哪兒來呢？咱們的職工都是老

战士，有不少党员、团员，他们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多少年，有觉悟，有干劲，工作就应该大胆放手交给他们，锻炼一个时期不就是干部吗？而且会出现一批非常优秀的干部。建场的过程也是培养干部的过程，培养接班人的过程，这也是百年大计呀！这次抢种甘蔗，你们一连那个红旗班，那个……”他一时记不起班长的名字，用扇子敲着脑门想了想接着说：“班长是叫石头吧？”

“是！”李一鸣笑着回答，大家也笑了。

“大家不要笑！”书记微笑着接着说：“这位同志叫石头，确实象块石头一样：腰圆腿粗，四方脸，看上去浑身是劲。抢种甘蔗时候，一次挑四只桶，还和别人赛跑。李主任，是不是这样？”

“是！”李一鸣笑着回答。

“这位同志一九五〇年参军，广西剿匪时立过功，入了党。转业来农场时是个班长吧？”书记说着把脸扭向李一鸣。

“是的。”李一鸣点头回答。心想：“首长工作真深入，对职工了解的这么清楚。”不觉得只顾呆呆地看着党委书记慈祥的面孔，听他接着说：“这就对了，象这样积极肯干的同志，任务就可以交给他，保证没有错。”正当程育才讲话的时候，忽然一群职工从山坡上蜂拥而来，看上去象执行什么任务，手里还拿着工具。但走到那棵大荔枝树下，向会议室窥视了一下，就都站住了，互相在说着什么。

“他们有事吧！”程育才看看山坡那群人，大家也扭过头去看。因为几部汽车驰过，尘土飞扬，看不真切；李一鸣觉得

这群人好像是石头那个班的。但摸不着是来干什么的，故而沒有回答。

“好吧！”程育才站了起来，說：“會議就到这儿結束，大家回去就按部首长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

等大家离了會議室，程育才問李一鳴：“那些同志是不是石头班的？光着脑袋的不是石头嗎？”李一鳴說：“是的！我去看看他們有什么事。”說着走出了門，石头也領着五六个职工迎面走来。

“敬礼！”石头仍遵守着部队的礼节向首长敬了礼，正想报告，程育才也走了出来，招呼他們进了草房。小伙子們一看场首长亲自給倒茶，倒拘束起来了，整整齐齐靠墙站了一行。

“同志們！有什么事情嗎？”李一鳴微笑着問。

“报告主任！”石头正想回答，忽然程育才放下热水瓶阻止他說：“先別报告，让我猜一猜好不好？”說罢向前走了两步，笑着故意端詳了每一个人的脸。由于首长如此随和，本来心情有点紧张的小伙子們，一下子輕松了許多，一个一个地笑了。五六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党委書記，听他說道：“我猜着了，一定是要求把最困难、最艰巨的那項砍竹任务交給你們，是不是？”这几句話，一下子說到他們心里去了。小伙子們互相輕輕地碰一下胳膊，抿着嘴笑了。程育才又說：“其实不用猜，这是咱們部队在执行新的任务时，爭着挑重担子的一貫老传统么。”

“报告首长！”石头說道：“把砍竹任务交給我們班吧！我們写了决心书，又怕批不准，所以大家来請示，我們保証完

成任务。”

“好！”程育才拍了一下石头宽厚坚实的肩膀，然后笑着说：“有板凳为什么不坐？咱们坐下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天热多喝点水。”招呼大家坐好，喝着水，才又接着道：“你们用什么来保证完成任务呢？”

“我们不怕困难！大家说：没有困难，就没有光荣，干革命就是来战胜困难的，要不还算什么革命。”石头代表大家回答。

“好！说的对。”程育才满口赞扬。

“再说糖厂是咱们场的命根子，我们拼命也要完成任务。”石头接着说。

“咱们的命根子！说的好。”程育才扭头对李一鸣说：“这就是咱们战士的语言。可不是咱们的命根子么！有了糖厂，咱们就有了物资，有了钱，就能养活咱们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在这里站住脚，自力更生地把农场建设起来。李主任！怎么样？任务能交给他们吗？”程育才显得特别兴奋。

“当然可以！”李一鸣笑着回答。

“那么你就下达命令吧！”程育才往椅背上一靠，挥舞着葵扇，看着那一个个气势轩昂的小伙子由于激动而红朴朴的脸庞。

“同志们！”李一鸣向石头他们说，“砍竹任务是很艰巨的，这儿的竹子都是顽竹，一丛一丛满身是刺，不好砍，而且在深山里面。根据任务需要，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总数一万根，怎么样？”

“行!”坐在石头旁边一个楞小伙子，比石头高出一个头，象半截铁塔似的，抬起右臂一挥，象打雷似的回答：“再多点也不要紧，再顽固咱们也能砍下来!”大家随声附和说道：“就是这样。”

“这位同志叫武……”程育才觉得这位同志很使人喜爱，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报告首长! 叫武猛，大家都叫我猛子。”武猛自己爽朗地回答。

“对! 记起来了，是武猛，抗旱抢种甘蔗，你挑水和石头赛跑，是不是?”程育才笑着问。此时大家都笑着看武猛，武猛憨憨地咧着大嘴也笑了，说：“是的! 那次我输了。”

“输了! 怎么输的?”程育才问。

“没注意安全，脚上扎了个洞，还休息了两天哩!”看来武猛对那次比输还惋惜在心，说罢摇着头咧着嘴不好意思地又笑了，大家也笑了。

“同志们! 你们的任务很重，山野老林里面会碰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伐竹也象打仗一样，要勇敢，但工作起来要不断总结经验，尤其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程育才用葵扇柄捣着桌面一字一句地叮嘱。

“是!”石头站起来立正回答。程育才摆手让他坐下，自己站起来把已卷起来的农场平面图推展开来，说：“来! 刚才我们研究了如何贯彻农场建设规划，全场要进行传达，现在先让你们知道个大概吧!”小伙子们听说是农场规划图，立刻

高兴地围了上去。

“同志们看！”程育才指着图纸解释说：“这是珠碧江，咱们现在位置就在这儿，离江边五公里。”

“这标着深绿色的代表橡胶，淡绿色的是甘蔗，棕色的是油棕，这是咖啡，这是胡椒，你们算一算一共是多少万亩？”

“糖厂的位置就在这儿。这样的标志是工厂，这样的标志是居民点，你们数一数，一共是几个工厂，多少个居民点？”说罢往椅背上一靠，摇着葵扇，亲切地笑着。

大家按着地图标记，心里默默地数着：糖厂、机械修理厂、化肥厂、材料厂、橡胶加工厂、油棕加工厂、淀粉厂、油粮加工厂，外加汽车队、拖拉机队……哟！不简单。再数数居民点，有四十多个！石头抬起头说：“首长！十多个工厂么？”

“所以，同志们！”程育才说，“咱们这个家业是很大的。可是这还在纸上，面对我们的还是几十万亩荒山。我们要有志气，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要有愚公移山那样豪迈的志气，在这一穷二白的荒山里，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一个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国营农场！”

首长的几句教导，把这一群小伙子的劲头鼓得足足的，他们出气也粗了，眼内放射出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光芒。

“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的干！转业的时候已经作了保证，以农为荣，以场为家，干一辈子。”武猛立正向首长保证。

“对！这就是革命的志气。不光是干一辈子的問題，而

是为子孙万代立下基业。”程育才說着扭头問石头：“石头同志！怎么样？你們班里同志都很坚决吧？”

石头扫了大家一眼說：“都坚决！”

“女同志們呢？”程育才关切地問。

“沒問題，我們咋着她們也咋着，不落后。”一个同志回答。

“好！这就很好。环境越艰苦，越要有志气，时刻記着我們的責任，党和国家對我們的期望。你們要多学点政治，特別要学毛主席著作，发扬咱們人民解放軍不畏艰难的优良传统；发扬南泥湾精神，向开发北大荒的兄弟部队学习。是不是这样？”程育才亲切地說。

“是的！”大家不約而同地回答。

程育才看了看表。大家站起来向門口走去，他也站了起来送到門口，又拉住石头的手說：“石头同志！你的担子不輕呀！环境艰苦，人么，家庭成分不同，个人出身不同，觉悟程度不同，思想問題就少不了。离场部和基建工地又远，有問題随时要取得联系。”接着扭头对李一鳴說：“李主任！對他們的生活要好好安排一下。”

“好！”李一鳴回答。

在首长的关切下，石头感觉到一股暖流流过全身，激动得說不出話来。給首长敬了礼，又轉向李一鳴說：“李主任！把許浩和程根娣調到我們班来吧！”

“怎么？还嫌担子輕？”李一鳴有点惊异。

“許浩这个人是有問題，但也不是改造不了的。再說程根娣是黨員，我們三个黨員来帮助一个許浩，是有信心的。”

石头誠懇的态度使李一鳴很感动。程育才問是怎么回事兒。李一鳴道：“一連有个許浩，不安心工作，最近压鋪板，好几个班都不要。原打算等等再处理，現在……”

“給我們班吧！”石头又补充一句。李一鳴看看石头殷切的眼光、書記贊許的笑容，于是說：“好吧！”石头見李一鳴答应了，滿心高兴，扭頭向坡上追赶同志們去了。

“一鳴同志！”程育才看着石头象小老虎一样的背影說，“这就是我們的战士！”

二

武猛他們爭取到伐竹的任务，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陣風似的咋呼着向山坡上跑去。武猛說：“收拾行李，下午領工具，明早出发。”

“兵貴神速，两个月期限，这一仗够硬。”旁边林育学答了言。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語往前走，忽然迎面一个姑娘急匆匆走来。她細眉大眼，长容脸，一根辮梢垂在胸前，白底綠叶的布衫已汗湿透了，半新不旧的蓝長褲挽得高高的，白袜黑鞋上还蒙着一层土，显然是刚收工回来。

“哪儿去？程根娣！”

姑娘見有人問她，抬頭順手把辮子往身后一甩，含笑說：“找李主任！”說罢急匆匆地去了。

“不简单哪！看起来又瘦又弱，干活可不含糊。”有人說。

“可許浩呢？鬧得哪個班也不要，够噲！”另一个接了腔。

“別管人家閑事，快走！”武猛催促大家。

程根娣走到荔枝樹下，正好迎着石頭上來，因為石頭是她的黨小組長，所以兩個人熟得很。

“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你和許浩調到我們班來了。”石頭笑呵呵地說。

“真的？”本來有點憂郁的程根娣，臉一下開朗了，露出一嘴潔白的牙齒笑着，長出了一口氣，靠在那棵高大的荔枝樹干上。

“當然真的！咱們班這次任務很光榮，立刻收拾行李，明天早上出發。”石頭一邊擦汗一邊說。荔枝樹下涼風習習，加上爭取到了光榮任務，石頭心情舒暢極了，喜的合不攏嘴。

“到底什麼任務呀，說清楚。”

“哈！我只顧高興了。上珠碧江邊砍竹子，怎麼樣？”石頭回答。

“好！大家都在搶這項任務，到底叫你搶來了。”程根娣高興地說了一句，忽然把臉一沉說：“許浩怎麼辦？再也勸不醒，今天還沒出屋門哩！”石頭沉思了一下說：“既然咱們在一個班，這個担子咱們大家挑。咱們是黨員，團結教育同志是咱們的任务。你們是夫妻，這更是有利條件。”程根娣說：“因為是夫妻才不好辦，說少了他當耳旁風，說多了他嫌煩，成天不哼不哈真急死人。”石頭說：“問題不在說多說少，看說到他心里去了沒有。好吧！咱們去看看他。”說着兩個人往坡上走去。走了几步，石頭說：“你剛才要到哪儿去？”

“找李主任，就是为許浩的問題。現在不去找了。走吧！”程根娣边走边回答。

許浩原是个高中生，毕业后沒考上大学，回农村又不愿干农活，赶上服兵役就应征入伍了。到了部队倒还积极，沒干一年，叫他当了文书，也沒經過严格鍛炼。这人有些文化，平常喜欢写写文章作两句詩，有两次被师的小报編輯选中，給登了出来。这一下他可高兴了，他觉得自己在写作方面頗有发展前途。今年春天退伍的时候，心想：“回到农村，得参加劳动，整天擦汗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写作？”恰好领导动员到海南島建設农场。这一下他得意的很！海南島是祖国的宝島，四季常青，雄伟的五指山，山花烂漫；碧蓝的南海，白帆点点，还怕沒有題材可写？而且又是部队办的农场，凭自己的文化，当个干部总不成問題；闲下来进行創作，一定可以写出一鳴惊人的作品，那时可就……越想越美，好象自己已經成了作家一样。于是积极地报了名，回到家乡苏州乡下和程根娣結了婚，双双来到海南島。誰知，事与愿违，农场还是一片荒山野林。住草房，沒菜吃；天气热，整天开荒、垦地种庄稼，腰酸腿痛手打泡。美丽的幻影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开头还忍着，一两个月过去了，好象领导对他的文化并不賞識，毫无让他当干部的意思。于是就来个“毛遂自荐”，打报告。当然，打报告也不行。因而情緒越来越低，越想越沒有前途，想想还是家乡好，就鬧着不出工，打报告要求退场回乡。所以哪个班都不愿要他。

偏他的爱人程根娣，一来到农场，看到农场这么个气

势，这么多人干的热火朝天，却活跃的很，工作干的出色，在女同志当中真是出类拔萃的。领导抽她去学习保健工作，担任了队里不脱产的保健员。原来这程根娣也是个中学生，毕业那年响应党的号召，回农村参加了农业生产。她是贫农的女儿，农活样样在行，办事认真公道，不久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后来又当了妇女队长，第二年就入了党。来到海南，条件虽然艰苦，但她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埋头苦干。许浩的变化，当然使她难过，少不了要顶顶撞撞。许浩劝她回家，她说：“要走你走，我不走！”许浩看看不行，总不能把爱人扔下一个人走。心里打算：既是夫妻，我总要叫你跟着我走！

象许浩这样一个人，石头把他要过来，当然会增加工作的困难。共产党员么，就应该有这个气魄。

石头与程根娣来到草房门口一看，许浩坐在木板床上垂着两条腿，左手托住面颊，小分头乱蓬蓬的，闭着眼在想心事。石头走进来，他冷冰冰让坐，连床也没下。石头坐在一个木墩上，程根娣靠门边站着。要知道当时农场初建，物资非常缺乏，桌凳根本谈不到，所以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和放在屋角的一只皮箱外，剩下的就是几个木头墩子。

石头见许浩把脸扭到一边不说话，心想：这位同志真有点阴阳怪气！停了一会儿才说：“许浩同志！刚才李主任告诉我，你和根娣分到我们班，咱们在一块啦！打起精神来，咱们班这次该大显身手，来个大闹珠碧江，砍竹子去。”虽然石头声音洪亮，颇带感情，但许浩却呆呆地看着地，没有反应。